

關於部分巴利專有名詞採用新音譯的方案¹

雖然唐代著名的佛經翻譯家玄奘大師在翻譯佛經時提出了「五種不翻」²的原則，但實際上他在翻譯實踐中仍然採用了許多新的翻譯用語，比如把舊譯的「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新譯為「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把舊音譯的「比丘」重譯為「苾芻」等等即是其例。玄奘大師的翻譯作品無論是在精準度方面，還是在行文的流暢性方面，在中國古代翻譯史上亦可謂首屈一指的。然而，現今於中國漢傳佛教界所通用的佛學用語，有很大部分卻是採用姚秦時鳩摩羅什的譯語，而不是採用玄奘大師的譯語。究其原因，很可能與羅什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阿彌陀經》、《妙法蓮華經》等經文流傳的廣泛性有關。

¹ 筆者曾將本方案的精神請示帕奧禪師並得到贊同。

本方案曾在帕奧禪林的華人僧團中討論過三次，除一人有異議、一人沉默外，其餘十多位大德們皆表示支持或隨喜。

推行佛教專有名詞的巴利語化（非梵語化）和規範化（非北傳化），將作為促進華人圈上座部弟子回歸佛陀的教導、納入南傳上座部大傳統的實際行動之一。

² 宋代法雲的《翻譯名義集一》中載：「唐奘法師明『五種不翻』：一、祕密故不翻，陀羅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義故。三、此無故不翻，如閻浮樹。四、順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實可翻之，但摩騰已來，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令人生敬，是故不翻。」

光陰荏苒，倏然已經來到了二十一世紀。隨著資訊的發達和交通的便利，中國人有機會接觸到流傳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南傳上座部佛教以其原始樸素的風貌、嚴謹的道風、嚴密的教理、系統的禪修次第，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熱愛正法的人們的青睞和重視。要學習和實踐南傳上座部佛教，首先要接觸到的是其根本聖典——巴利三藏。

目前，在以華人爲主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圈中，以漢語爲媒介語的南傳佛教譯著可謂少之又少。在這些少得可憐的中文譯著中，唯一全譯的巴利三藏是由臺灣元亨寺翻譯的《漢譯南傳大藏經》。然而，衆所周知，這一套《漢譯南傳大藏經》是從日譯本轉譯過來的，在翻譯質量上還存在有待改進之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典的權威性和可讀性。也正因此，把整套巴利三藏直接從巴利語翻譯成漢語也就成爲必要。

由於華人對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和修學方興未艾，因此在音譯巴利語專有名詞方面也莫衷一是，有的借用北傳古譯，有的採用新譯，有的新老並舉。有鑒於此，很有必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譯規範。在此新的翻譯規範當中，對巴利語專有名詞音譯的統一問題將成爲其中的一項重要的內容。

在新的翻譯規範中，是繼續借用現有的北傳佛教的古譯來代替巴利語專有名詞的音譯呢？還是根據巴

利語的實際讀音進行重新拼譯呢？以下將專就這個問題來進行討論和分析：

1、目前收錄於漢傳佛教大藏經中的經典，絕大部分是從梵語(saṅskṛit)翻譯過來的，而南傳上座部佛教所使用的經典語言是巴利語。雖然梵語與巴利語皆同屬於古印度的雅利安語，但梵語屬於正統的雅語，為婆羅門、刹帝利等高等種族所專用。而巴利語乃屬於當時的民衆方言——布拉格利語(prākṛit)的一支，廣泛使用於普羅大眾之間。這兩種語言在發音、詞型、語法等方面皆不盡相同，不能混為一談。

2、佛教梵語是當時流傳於西北印度和中亞細亞的說一切有部等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所使用的經典語言，而巴利語是屬於南傳上座部佛教所使用的經典語言。這兩種不同的經典語言分別為不同的傳承（傳統）所使用，不能一概而論。

3、南傳上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語是佛陀當年講經說法時所使用的馬嘎塔口語，故又被稱為「馬嘎底語」(Māgadhika, Māgadhī摩揭陀語)或根本語(Mūlabhāsa)。這種語言早在西元前3世紀阿育王(阿育王)時代即隨著佛教的傳播而傳到了斯裏蘭卡和緬甸，並一直流傳到今天。雖然梵語起源於古老的吠陀語，在語源上和歷史上比巴利語還要早好幾個世紀乃至上千年，但是佛教開始較廣泛地使用梵語（亦即佛典的梵語化）卻是在西元1世紀左右，亦即在佛滅五、六百年以後的事。

以後來的佛典語言與早期的佛典語言相提並論，似有欠妥之處。

4、在《律藏·小事篇》中記載，佛陀在世時，有兩位婆羅門出身的兄弟比庫企圖要求佛陀允許他們將佛語加上梵語的音韻(Chanda闍陀)，遭到佛陀的嚴厲呵責與禁止³。音韻是一種吐字講究、格律工整、文句優雅、韻律長短有序、聲調抑揚頓挫的婆羅門讀誦法，常被運用於造偈語頌詩，為當時的婆羅門等高等種姓所採用。音韻學是梵語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時也可等同於梵語⁴。佛陀之所以禁止把佛語加進梵語的音韻，而提倡比庫們使用俗語——馬嘎底口語——一種在當時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帶地區被普通老百姓廣泛使用的民衆方言，是為了避免後來的佛弟子們捨法逐文、以音壞義。為佛弟子，應該謹記佛陀的這一項教導！

5、梵語是由形成於西元前15世紀~西元前10世紀古老的吠陀教所使用的吠陀語演變而來，之後又經歷古典梵語的階段，一直以來都是婆羅門祭司階層用來讀誦吠陀、祭拜諸神的專門用語。約在西元前3世紀~西元2世紀的四、五百年間，梵語又經過幾代文法家的改革和規範化，使其最終成為在全印度範圍內廣泛使

3 「諸比庫，不得把佛語加上音韻。若加上者，犯惡作。」

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6 註云：「言闍陀者，謂是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為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說一切有部順正理論》卷14 云：「闍陀，謂造頌分量語為體。」《一切經音義》卷47 云：「闍陀，上昌演反，梵語也。」

用的語言而漸趨定型。西元4世紀，隨著信奉婆羅門教-印度教的笈多王朝統一印度，印度教因得到了統治者的扶持而風行全印度，梵語也作為國家的公用語而得到全面的推廣應用。佛教在與婆羅門教對抗競爭與接受國家王權的雙重壓力之下，佛典的梵語化便在佛教內部全面展開，乃至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混有大量俗語成分的、不規範的「佛教梵語」，或稱「混合梵語」。佛教拋棄俗語而完全採用梵語，其結果是不僅使婆羅門教-印度教對佛教的影響越來越大，還使佛教越來越脫離一般民衆，最終走向了學術化與經院化。佛教在印度發展到後期階段之所以會逐漸消融于印度教文化大潮之中，乃至最後在印度本土銷聲匿迹，這與佛典的梵語化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作為佛弟子，拋棄佛陀自己的語言而使用外道（婆羅門教-印度教）的語言⁵，這是否恰當呢？

6、梵語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早已失傳了，而從印度傳到中亞細亞、中國漢地和西藏等地的梵文經典都被譯成了當地的語言文字。現在要瞭解梵語，也

⁵ 《五分律》卷26云：「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遮。」

《十誦律》卷38云：「佛言：從今以外書音聲誦佛經者，突吉羅。」

《四分律》卷52云：「佛言：汝等癡人，此乃是毀損，以外道言論而欲雜糅佛經。」

同書卷11又云：「爾時，佛在曠野城。六群比丘與諸長者共在講堂誦佛經語，語聲高大，如婆羅門誦書聲無異，亂諸坐禪者。……世尊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汝等云何與長者共在講堂中誦經，聲如婆羅門無異耶？』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

只能靠近現代在中亞細亞等地出土的殘片或散落於西藏各地寺院的經典來進行研究。然而，流傳了兩千多年的巴利語直到今天仍然在斯裏蘭卡、緬甸、泰國等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和地區受到高度的尊重與廣泛的使用，許多上座部比丘甚至還能流利地使用巴利語來進行對話和書寫。以「死」的梵語取代「活」的巴利語，實為不妥！

7、巴利語主要流傳於斯裏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和地區，而梵語在中世紀時主要流傳於印度和中亞細亞一帶，這兩種語言所流傳與被使用的區域也不同。

8、當以梵語為媒介語的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經典被翻譯成漢語時，古代的譯經家們皆以他們那個時代、那個地區所使用的方言來音譯梵語的專有名詞。因此，不同時代的譯經家們對於同樣的一個梵語名詞也有不同的譯法。比如「印度」(Indu)一詞，古代就曾音譯為：身毒、申毒、天竺、天篤、身篤、乾篤、賢豆、身豆、天豆、印土、呬度等等。隨著時代的不斷變遷，語言文字也在不斷的變遷，這些以古代發音來音譯的梵語名詞，在今人讀來，有些不僅異常拗口，而且與梵語的原來讀音已經相去甚遠矣。

9、目前通用於中國漢傳佛教界的梵語古音譯，有很大一部分採用的是姚秦鳩摩羅什的譯語。而他的許多譯語、譯意，即使在其後不久的唐代，也被玄奘大師、義淨法師等精通梵唐語言的翻譯大家們批評為

「訛也」、「訛略也」。現在只要稍懂梵巴語言的專家、學者，也不難看出這些譯語的錯誤與訛略。

10、更有甚者，中國佛教的祖師大德們自古以來就有創新、發揮的習慣，對於直接從印度與西域傳過來的佛教也不肯完全地學習與接納，而要與中華的本土文化進行一番融會貫通，才能有選擇性地接受與吸收。對於古來音譯的梵語專有名詞，他們也不肯直接按照其讀音來拼讀，而要稍為改一改、變一變，使這些原來已經夠彀扭的梵語音譯變得錯上加錯。比如「般若」(慧)一詞，梵語為prajñā，接近現在的讀音「不拉只雅」，巴利語為pañña，讀音近似為「班雅」，與「般若」很接近。但「般若」一詞在目前的漢傳佛教界並不直接讀為「般若」，而是訛讀為「波惹」或「波夜」；比如「阿那般那」(入出息，簡稱安般)的正確漢語讀音與巴利語和梵語 ānāpāna 的發音幾乎一致，可現在這個詞被普遍訛讀為「婀娜波娜」；又比如把「阿羅漢」讀為「婀羅漢」，甚至簡化成詞義相反的「羅漢」。這種不明真相、自作聰明的拼讀方法究竟起於何時，現在已無從考究了。如果仍然把現有北傳佛教的梵語古音譯用在巴利語專有名詞的音譯上，這種錯誤的拼讀方法必然還將以訛傳訛地繼續使用下去。

11、語言本來就是人們用來交流溝通的一種工具。這些梵語古音譯對於講「圓融」、「方便」的北傳大乘佛教來說，只要大家能夠聽得懂，明白其意思，當然不用過多細究。然而，南傳上座部佛教屬於「保守」

的部派，注重傳統，教理精密、道風嚴謹，對於那些不求甚解、不甚了了的治學態度難以在上座部傳統中立足。有志於修學南傳佛教的華人自然也應該繼承上座部的這種優良傳統。在使用巴利語專有名詞的音譯方面，如果繼續借用北傳佛教馬大哈式的梵語古音譯，實在與上座部的傳統相左！

12、目前巴利語流傳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和地區，已經成爲一種國際性語言了，不同國家之間的比庫及佛教學者至今仍然可以用巴利語來進行交流和溝通。雖然巴利語作爲一種語言，自古至今都沒有自己獨立的文字，但是，所有的上座部佛教國家和地區都使用自己國家、民族的語言字母來拼寫巴利語。他們之所以可以使用巴利語來進行對話，是因爲他們在使用自己的語言字母來拼寫巴利語時都是採用音譯法。假如這些不同語言字母的音譯拼讀法沒有一種共同的發音的話，他們之間的溝通交流也成爲不可能。如果華人圈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弟子仍舊借用現有北傳佛教的梵語古音譯來拼讀巴利語的話，那麼，這種帶有濃厚北傳色彩的巴利語音譯，就將與已經成爲南傳佛教弟子之間用來溝通交流的國際性語言相脫節。同時，在外國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弟子們聽來，華人圈中的南傳佛教弟子們所講的巴利語發音也將是怪模怪樣的。

13、巴梵分離的做法並不是沒有先例。在英文佛

學著作中，北傳大乘佛教（包括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的作品在使用源於梵文的專有名詞時所採用的梵語，比如 dharma(法，達摩)、karma(業，羯磨)、nirvāṇa(涅槃)、bhikṣu 或 bhikṣu(比丘)、sutra(經，修多羅)等，在上座部佛教的作品中都使用了巴利語 dhamma, kamma, nibbāna, bhikkhu, sutta 等。可以想見，假如一位西洋的上座部比丘在談論佛法或寫作時使用梵文來表述一些專有名詞的話，是多麼的不倫不類。

14、如果繼續借用現有北傳佛教的梵語古音譯來拼讀巴利語的話，其唯一的好處就是為那些已經有一定北傳佛學基礎的信徒們提供語言上和理解上的方便。換而言之，如果在華人圈中發展南傳上座部佛教只是為了化度和改進北傳佛教的話，或者其發展對象只著眼於目前已經接受和借用北傳梵語古音譯的那一群南傳信眾的話，當然沒有必要探討所謂巴利語新音譯的問題。然而，從現實情況來看，能夠對南傳上座部佛教感興趣，能夠更系統、更完全、更純粹地接受上座部佛教傳統的人，反而更多的是那些並沒有北傳佛教基礎、見地純如白紙的人，以及那些雖然曾經接觸過北傳佛教，但所受影響並不很深的一群人（這一點在中國大陸尤其明顯）。這一群人對許多北傳佛教的專門術語以及梵語古音譯往往都比較陌生。在這種情況之下，是否有必要讓他們在剛開始學習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時候，就接觸和使用發音與巴利語實際讀音有一定差距的北傳梵語古音譯呢？然後再讓他們把這種不規範的

閱讀方法和拼讀方法養成習慣，以訛傳訛地一代一代繼續流傳下去呢？今日不改，更待何時？！

15、與北傳大乘佛教對比起來，南傳上座部佛教在華人圈中從過去直至現在都是屬於弱勢群體。因此，在巴利語專有名詞的音譯方面一直以來都借用北傳佛教的梵語古音譯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南傳上座部佛教無論是在三藏經典、教義教理、禪修方法、修行目標、生活方式等方面，還是在歷史發展、教法傳承方面，都與北傳大乘佛教有很大程度的區別。

當前，有許多學習南傳上座部的華人普遍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 (1)、否定代表上座部傳統的阿毗達摩及義註，喜歡用個人（或家師）的經驗來解釋經典及指導禪修；
- (2)、南北圓融、雜糅各家，把北傳《阿含》、有部宗義，甚至連「氣功」等都混雜進南傳上座部佛教；
- (3)、大量使用梵語音譯和北傳術語。⁶

南傳上座部佛教屬於保守傳統的部派。假如學習南傳上座部的華人仍然喜歡圓融方便或雜糅百家的話，將很難得到上座部長老們的承認。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如果南傳上座部佛教要在華人圈中弘揚、紮根、發展，

6 佛教在傳入中國漢地之初，面對著強大的孔孟思想和老莊哲學，也經歷了附會佛教、格義佛教等階段，直到南北朝時期才逐漸走向獨立，其間經過了約400年的時間。所謂「附會」，即用儒道的術語、思想來比附佛教。所謂「格義」，即以老莊等外教義理來解釋佛法。

對照佛教東傳的這段歷史，現階段的華人上座部佛教當屬哪一種？

就必須立足並致力於納入南傳上座部佛教大傳統！

爲了繼承上座部的傳統，爲了悲愍未來的有緣人華人圈中的上座部佛教應該到要自立的時候了！⁷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在漢譯巴利三藏翻譯新規範中，對巴利語專有名詞的音譯問題，將選擇根據巴利語的實際讀音進行重新拼譯。

在此所謂的「根據巴利語的實際讀音進行重新拼譯」，乃是指以最接近印度古音的斯里蘭卡的巴利語讀音爲標準音⁸，同時參考國際巴利語讀音標準來拼讀巴利語，然後再以與該巴利語讀音最接近的普通話（國語）讀音相對應的漢字拼寫出來。例如：巴利語 *pātimokkha*，以國際音標拼讀爲 [pa:timokkha]，漢語拼音則拼讀爲 [bā di mok ka]，再以漢字拼寫出來則成了「巴帝摩卡」。因此，巴利語 *pātimokkha* 的新音譯爲「巴帝摩卡」。

當然，巴利語屬於印歐語系，而漢語則屬於漢藏語系，它們分別屬於不同的語言系統。同時，巴利語

⁷ 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宗旨在於保存和傳承佛陀的原始教法完整無雜，北傳大乘佛教則主張圓融無礙、隨緣化物、恆順眾生、與時俱進。在華人區弘揚和發展純粹的南傳上座部佛教，意味著既不批評、反對北傳大乘，也不雜糅、混同北傳大乘，而是在南北傳佛教互相尊重、和平共處的前提下，爲更多的華人提供認識、學習和實踐佛陀根本教法的機會。

⁸ 筆者曾向數位斯里蘭卡和印度的比庫學習與校對過巴利語發音。

是表音的語言，而漢語則是表意的語言，在表音語言中的許多讀音是作為表意語言的漢語所無法拼讀的。比如巴利語的母音分為長音和短音，子音又有硬音、軟音、不氣音和送氣音之分，而這些都是漢語拼音中所沒有的。比如說在巴利語反舌音組硬音不氣音的 ta, tā, 齒音組的 ta, tā, 在實際拼讀時是有長音和短音的區別的，但是在普通話中卻只能找到與其中的「tā」最接近的讀音，也就是漢語拼音的「dā」，再拼寫成相對應的漢字時，這四個不同的讀音只能通通都音譯成「答」一個漢字了。

同時，巴利語也有許多在普通話讀音中⁹無法找到相對應的漢字拼寫出來的發音，比如：ki, khi, khe, gi, ghi, chi, che, je, jhe, ña, ñi, ñu, ñe, ño, vi, vin, hon, hi, hin 等等。

世間萬事萬物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要把巴利語的讀音發好，除非是下功夫學好巴利語。由於普通話讀音和漢語拼音的局限性，要完全準確無誤地把巴利語音譯成相對應的漢字，使我們在拼讀時能夠與巴利語的讀音一模一樣是不可能的。

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採用最接近或最相似的漢字來重新拼譯巴利語讀音。當華人佛弟子們在使用這些新音譯的巴利語與外國的南傳佛教弟子進行交流和溝通時，至少也能夠讓他們明白我們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在接受一件新事物時，剛開始多少會感覺不習慣

⁹ 不包括某些地區的方言讀音。

對那些已經有一定北傳佛學基礎的信徒們來說，在剛開始閱讀和接觸新音譯的巴利語（與其說是新事物，倒不如說是回歸古老的傳統）時，多少會有點不習慣也是情理中事。但是，這只不過是一個時間性的過程，一個慢慢適應與習慣的過程。歐美人士在剛開始接觸和學習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陌生的東方佛教時，他們所懂得的佛教專有名詞與專門術語總不會比咱們中國人多吧？他們豈不也是經歷了使用自己的國家語言字母來拼寫巴利語的這一個過程？歐美人士接觸到南傳上座部佛教也不過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但比起華人來說，他們已經遙遙領先，令我們這些號稱有「兩千年佛教文化底蘊」的中國人早已望塵莫及了。

接受巴利語的新音譯還是一個態度的問題，如果就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的話，那還談什麼學習南傳巴利三藏、繼承南傳上座部的傳統呢？！

因此，對於巴利語專有名詞的新音譯，我們可以做到的是：「雖然無法樣樣十全十美，但也儘量做到最好。」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巴利語是佛陀的語言，作為佛陀的弟子，學習與使用佛陀的語言是我們的本分！

附表一：

新音譯巴利讀音相對應漢字表

a,ā	阿	i,ī	伊	u,ū	伍	e	伊*	o	歐	aṃ	盎
ka	咖	ki	積*	ku	古	ke	葛*	ko	果	kaṃ	岡
kha	卡	khi	奇*	khu	庫	khe	柯*	kho	扣	khaṃ	慷
ga	嘎	gi	笈*	gu	谷	ge	給	go	苟	gaṃ	崗
gha	喀	ghi	契*	ghu	枯	ghe	克*	gho	摳	ghaṃ	康
ca	吒	ci	吉	cu	朱	ce	羯*	co	周	caṃ	章
cha	差	chi	其*	chu	楚	che	佉*	cho	抽	chaṃ	昌
ja	迦	ji	基	ju	竹	je	揭*	jo	舟	jaṃ	彰
jha	叉	jhi	耆	jhu	芻	jhe	伽*	jho	綢	jhaṃ	菎
ñā	雅*	ñi	匿*	ñu	耨*	ñe	涅*	ño	若*	ñaṃ	釀*
ta	答	ti	帝	tu	都	te	爹*	to	多	taṃ	當
tha	他	thi	提	thu	土	the	鐵*	tho	陀	thaṃ	湯
da	達	di	地	du	度	de	迭*	do	兜	daṃ	噹
dha	塔	dhi	底	dhu	荼	dhe	帖*	dho	馱	dhaṃ	啞
na	那	ni	尼	nu	奴	ne	內	no	諾	naṃ	曩
pa	巴	pi	畢	pu	補	pe	貝	po	波	paṃ	蚌
pha	帕	phi	批	phu	普	phe	培	pho	頗	phaṃ	磅
ba	拔	bi	比	bu	布	be	悲	bo	鉢	baṃ	幫
bha	跋	bhi	毗	bhu	菩	bhe	佩	bho	婆	bhaṃ	邦

ma	馬	mi	彌	mu	木	me	美	mo	摩	maṃ	茫
ya	亞	yi	夷	yu	鬱*	ye	耶	yo	優	yaṃ	央
ra	拉*	ri	利*	ru	盧*	re	勒*	ro	羅*	raṃ	啞*
la	喇	li	離	lu	魯	le	雷	lo	洛	laṃ	郎
va	瓦	vi	維*	vu	烏	ve	韋	vo	幹	vaṃ	旺
sa	薩	si	西	su	蘇	se	謝*	so	索	saṃ	桑
ḷa	臘	ḷi	厘	ḷu	嚙	ḷe	嘍	ḷo	囉	ḷaṃ	琅
ha	哈	hi	希*	hu	胡	he	嘿	ho	厚	haṃ	杭

註：

1. 本表中的漢字使用普通話（國語）讀音拼讀。
2. 由於普通話讀音極為有限，表中所列的漢字只是與相對應的巴利語讀音最接近的漢字，有許多並不能視為巴利語的實際讀音。
3. 凡帶有*者，表示該巴利語讀音在普通話讀音中沒有相對應的漢字，表中所列的只是取其近似音的漢字。
4. 表中的a, i, u列只舉出短母音，而實際上也包括了長母音。如第二行：ka, ki, ku, 實際代表了ka, kā; ki, kī; ku, kū三組。
5. 從第11行至15行的ta, tha, da, dha, na. 前面a, i, u列中的每一個字皆代表四個讀音；如ta, 代表ṭa, tā, ta, tā四個讀音。而後面e, o列中的每一個字也皆代表了四個讀音；如no, 代表ṇo, ṇō, no, nō四個讀音。
6. 最後一列aṃ, 也包括了aṅ音；如kaṃ, 代表了kaṅ, kaṃ兩個讀音。
7. 在音譯巴利語時，先從上表中找到羅馬字母的巴利語，再以相對應的漢字拼譯出來。偶爾也有一些字音可因具體的情況而稍作變化。如：Asoka (阿育王)，以相對應的漢字拼譯出來為「阿索咖」，但實際音譯為「阿首咖」。

附表二：

部分巴梵專有名詞新舊音譯對照表

一、諸佛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Gotama	苟答馬	Gautama	喬答摩, 瞿曇
Vipassī	維巴西	Vipaśyin	毗婆尸, 毗鉢尸
Sikhi	西奇	Śikhi	尸棄, 式棄, 式詰
Vessabhu	韋沙菩	Viśvabhū	毗舍浮, 毗舍婆
Kakusandha	咖古三塔	Krakucchandha	拘留孫, 拘樓秦
Konāgamana	果那嘎馬那	Kanagamuni	拘那含牟尼
Kassapa	咖沙巴	Kāśyapa	迦葉, 迦攝波
Metteyya	美德亞	Maitreya	彌勒, 彌帝隸

二、比丘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bhikkhu	比丘	bhikṣu	比丘, 苾芻
Sāriputta	沙利補答	Śāriputra	舍利弗, 舍梨子
Mahāmoggallāna	馬哈摩嘎喇那	Mahāmaudgalyāna	摩訶目犍連
Mahākassapa	馬哈咖沙巴	Mahākāśyapa	摩訶迦葉

Ānanda	阿難達	Ānanda	阿難陀, 阿難
Upāli	伍巴離	Upāli	優波離, 優婆離
Rāhula	拉胡喇	Rāhula	羅睺羅, 羅雲
Mahākaccāyana	馬哈咖吒亞那	Mahākātyāyana	摩訶迦旃延
Puṇṇamantānīputta	本那滿答尼補答	Pūrṇa-Maitrānīputra	富樓那滿慈子
Mahākoṭṭhita	馬哈果提答	Mahākauṣṭhila	摩訶俱絺羅
Mahākappina	馬哈咖比那	Mahākalpina	摩訶劫賓那
Anuruddha	阿奴盧塔	Aniruddha	阿那律
Nanda	難達	Nanda	難陀
Bākula, Bakkula	拔古喇	Vakkula, Bakkula	薄拘羅, 薄俱羅
Subhūti	蘇菩帝	Subhūti	須菩提
Aññā-Koṇḍañña	安雅袞丹雅	Ājñā-Kauṇḍinya	阿若憍陳如
Assaji	阿沙基	Aśvajit	阿說示
Pilindavaccha	畢陵達瓦差	Pilindavatsa	畢陵伽婆蹉
Gavampati	嘎旺巴帝	Gavāmpati	憍梵波提
Revata	勒瓦答	Revata	離婆多, 離越
Dabba mallaputta	達拔馬喇子	Dravya mallaputra	沓婆摩羅子
Piṇḍola-bhāradvāja	賓兜喇跋拉度阿迦	Piṇḍola-bhāradvāja	賓頭盧跋羅墮閣
Cūḷapanthaka	朱臘般他嘎	Cūḍapanthaka	周利槃陀迦
Kāḷudāyin	咖嚕達夷	Kālodāyin	迦留陀夷
Yasa	亞沙	Yaśa, Yaśoda	耶舍, 耶輸陀
Kimbila, Kimila	金比喇	Kamphilla	金毘羅
Cunda	准達	Cunda	純陀, 准陀

巴利專有名詞新音譯方案

Subhadda	蘇跋達	Subhadra	須跋陀羅
Devadatta	迭瓦達答	Devadatta	提婆達多, 調達
Udāyī	伍達夷	Udāyī	優陀夷
Upananda	伍巴難達	Upananda	優波難陀
Channa	闍那	Chandaka	車匿, 闍鐸迦
Mahinda	馬興德	Mahendra	摩晒陀, 摩醯陀

三、比庫尼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bhikkhunī	比庫尼	bhikṣunī	比丘尼, 苾芻尼
Pajāpati-Gotamī	巴迦巴帝苟答彌	Prajāpati-Gautamī	波闍波提瞿曇彌
Yasodharā	亞壽塔拉	Yaśodharā	耶輸陀羅
Khemā	柯瑪	Kṣemā	差摩, 讖摩
Thullanandā	土喇難達	Sthūlānandā	偷蘭難陀
Saṅghamittā	桑喀蜜姐	Saṅghamitrā	僧伽蜜多

四、居士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Citta	吉答	Citra	質多羅
Ugga	伍嘎	Ugra	鬱伽, 鬱迦
Jīvaka	基瓦咖	Jīvaka	耆婆, 耆域, 時縛迦
Visākhā	維沙卡	Viśākhā	毘舍佉

Mallikā	瑪莉伽	Mallikā	末利, 摩利迦
Khujjuttarā	庫竹答拉	Kubjuttarā	久壽多羅
Uttarānandamātā	伍答拉難答母	Uttarānandamātā	鬱多羅難陀母
Sāmāvati	沙瑪瓦帝	Kṣemavati	差摩婆帝

五、國王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Bimbisāra	賓比薩拉	Bimbisāra	頻婆娑羅, 瓶沙王
Pasenadi	巴謝那地	Prasenajit	波斯匿, 鉢羅犀那恃多
Udayana	伍達亞那	Udayana	優填王, 鄔陀衍那
Ajātasattu	阿迦答沙都	Ajātaśatru	阿闍世, 阿闍多設咄路
Mahānāma	馬哈那馬	Mahānāma	摩訶男, 摩訶那摩
Viḍūḍabha	維毒噠跋	Virūḍhaka	毗琉璃, 毗流勒, 維樓黎
Asoka	阿首伽	Aśoka	阿育王, 阿輸迦, 阿恕伽
Milinda	彌林達	Milinda	彌蘭陀, 彌蘭王

六、古國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Magadha	馬嘎塔	Magadha	摩揭陀, 摩羯陀, 默竭陀
Kosala	高沙喇	Kauśala	憍薩羅, 拘薩羅, 拘舍羅
Vajji	瓦基	Vajji	跋耆, 跋闍, 跋祇
Kāsi	伽西	Kāśi	迦尸, 伽尸, 伽奢, 伽翅

Malla	馬喇	Malla	末羅, 摩羅
Aṅga	盎嘎	Aṅga	鸯伽, 鸯迦
Kuru	古盧	Kuru	俱盧, 居樓, 拘樓
Gandhāra	甘塔拉	Gandhāra	犍陀羅, 健馱羅, 乾陀越

七、城市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Sāvattihī	沙瓦提	Śrāvastī	舍衛, 室羅筏, 室羅伐
Vesālī	韋沙離	Vaiśālī	毗舍離, 吠舍厘
Bārāṇasī	巴拉納西	Vārāṇasī	波羅奈斯, 婆罗痾斯
Kosambī	高賞比	Kauśāmbī	憍賞彌, 俱睽彌
Pāṭaliputta	巴塔厘子	Pāṭaliputra	波吒厘子, 巴连弗
Kapilavatthu	咖畢喇瓦土	Kapilavastu	迦毗羅衛, 劫比羅伐窣堵
Lumbinī	倫比尼	Lumbinī	藍毗尼
Buddhagayā	布德嘎亞	Buddhagayā	菩提伽耶, 佛陀伽耶
Kusināra	古西那拉	Kuśinagara	拘尸那揭羅, 拘尸那
Uruvela	伍盧韋喇	Uruvilvā	優樓頻螺, 烏盧頻螺
Saṅkassa	桑咖沙	Sāṅkāśya	僧伽施, 僧迦尸, 僧柯奢
Takkasilā	答咖西喇	Takṣaśilā	德叉尸羅, 咄叉始羅

八、律學名詞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pātimokkha	巴帝摩卡	prātimokṣa	波羅提木叉
uposatha	伍波薩他	poṣadha	布薩, 布沙他
pārājika	巴拉基嘎, 他勝	pārājika	波羅夷, 波羅市迦
saṅghādisesa	桑喀地謝沙, 僧始終	saṅghāvaśeṣa	僧伽婆尸沙, 僧殘
nissaggiya pācittiya	尼薩耆亞巴吉帝亞 捨心墮	naiḥsargika prāyaścittika	尼薩耆波逸提, 尼薩 耆波夜提
pācittiya	巴吉帝亞, 心墮	prāyaścittika	波逸提, 波夜提
thullaccaya	土喇吒亞, 粗罪	sthūlātyayaḥ	偷蘭遮, 薩偷羅
kamma	甘馬, 業, 行爲	karma	羯磨
mānatta	馬那答	mānatva	摩那埵, 摩那塚
sāmaṇera	沙馬內拉	śrāmaṇeraka	沙彌, 室羅摩拏洛迦
sāmaṇerī	沙馬內莉	śrāmaṇerikā	沙彌尼, 室羅摩拏理迦
saṅghāṭī	桑喀帝, 重複衣	saṅghāṭī	僧伽梨, 僧伽胝
kaṭhina	咖提那	kaṭhina	迦絺那, 羯恥那

九、其他名詞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arahant	阿拉漢	arhant	阿羅漢, 阿羅訶
pāramī	巴拉密	pāramitā	波羅蜜多, 播囉弭多
vipassanā	維巴沙那	vipaśyanā	毗婆舍那, 毗鉢舍那

十、天部衆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Tusita	都西答	Tuṣita	兜率, 兜率陀, 都率, 睹史多
Yāma	亞馬	Yāma	夜摩, 耶摩, 焰摩, 炎摩
Sakka-devānam-inda	沙伽天帝	Śakra-devānām-indra	帝釋天, 釋提桓因, 釋迦提婆因陀羅
Vessavaṇa	韋沙瓦納	Vaiśravaṇa	毗沙門, 吠室囉末拏, 鞞沙門
gandhabba	甘塔拔	gandharva	乾闥婆, 健達縛, 乾逵婆
yakkha	亞卡	yakṣa	夜叉, 藥叉, 悅叉, 閻叉, 野叉
garuḷa	嘎盧臘	garuḍa	迦樓羅, 迦留羅, 揭路荼

附表三：

採用古音譯的部分巴利專有名詞

音譯	巴利語	梵語	其他古音譯
佛陀	buddha	buddha	佛馱, 浮陀, 浮屠, 浮圖
釋迦牟尼	Sakyamuni	Śakyamuni	釋迦文尼, 奢迦夜牟尼
釋迦	sakya	śakya	奢迦夜
牟尼	muni	muni	文尼, 茂泥

達摩	dhamma	dharma	達磨, 曇磨, 馱摩, 曇無
阿毗達摩	abhidhamma	abhidharma	阿毗曇, 毗曇, 阿鼻達磨
僧	saṅgha, saṃgha	saṃgha	僧伽, 僧佉, 僧企耶
沙門	samaṇa	śramaṇa	室摩末拏, 舍囉磨拏
菩薩	bodhisatta	bodhisattva	菩提薩埵, 菩提索多
菩提	bodhi	bodhi	
那摩	namo	namas	南無, 南謨, 曩謨, 納莫
禪那, 禪	jhāna	dhyāna	馱衍那, 持阿那
三摩地	samādhi	samādhi	三昧, 三摩提, 定
瑜伽	yoga	yoga	瑜譏, 庾伽
涅槃	nibbāna	nirvāṇa	泥洹, 泥曰, 拈縛南
舍利	sarīra	śarīra	室利羅, 設利羅, 實利
支提	cetiya	caitya	支帝, 制多, 制底耶
鉢	patta	pātra	鉢多羅, 鉢和羅, 鉢盂
袈裟	kāsāya, kāsāva	kāṣāya	袈裟野, 迦邏沙曳, 迦沙
頭陀	dhūta	dhūta	杜荼, 杜多, 投多, 偷多
須彌	Sumeru	Sumeru	蘇迷盧, 須彌盧, 修迷樓
瞻部洲	Jambu-dīpa	Jambu-dvīpa	閻浮提, 閻浮利, 瞻部提
阿槃提	Avanti	Avanti	
與那	yona	Yavana	余尼, 夜婆那
支那	Cina	Cina	至那, 震旦, 振旦, 真丹

巴利專有名詞新音譯方案

摩尼	maṇi	maṇi	末尼, 珠, 寶珠
旃檀	candana	candana	旃檀那, 旃陀那, 真檀
偈	gāthā	gāthā	偈陀, 伽陀, 偈頌
劫	kappa	kalpa	劫波, 劫跋, 劫簸, 羯臘波
刹那	khaṇa	kṣaṇa	叉拏
由旬	yojana	yojana	踰闍那, 踰繕那, 由延
阿蘇羅	asura	asura	阿修羅, 阿素洛, 阿須倫
閻魔	Yama	Yama	夜摩, 焰摩, 琰摩, 閻羅
魔, 魔羅	māra	māra	惡魔
阿舍	āgama	āgama	阿笈摩, 阿伽摩, 阿舍暮
恒河	Gaṅgā	Gaṅgā	恒迦河, 恒伽河, 殑伽河
吠陀	Veda	Veda	吠馱, 韋陀, 毗陀, 鞞陀
刹帝利	khattiya	kṣatriya	刹利
婆羅門	brāhmaṇa	brāhmaṇa	婆羅賀摩拏, 沒囉憾摩
吠舍	vessa	vaiśya	吠奢, 鞞舍, 毗舍
首陀羅	sudda	sūdra	首陀, 戍陀羅, 戍達羅
旃荼羅	caṇḍāla	caṇḍāla	旃荼羅, 梅荼羅, 旃提羅
尼乾陀	nigaṇṭha	nirgrantha	尼干, 昵揭爛陀

註:

一、凡不翻成新音譯而採用古音譯者, 主要有以下幾類名詞:

1. 通用不翻: 已經成爲通用名詞, 即使沒有佛學知識的人也知道或使用的佛教名詞。例如: 佛陀、舍利、袈裟等。

2. 音近不翻：有些名詞的古音譯與巴利語讀音很相近，這一類的名詞可採用已有的古音譯。如：沙門、禪那、三摩地、涅槃等。在採用已有的古音譯時，一般是選取更接近巴利語讀音的，而不一定選取通用的。如：採用「那摩」，而不用「南無」；採用「瞻部洲」，而不用「閻浮提」；採用「阿蘇羅」，而不用「阿修羅」等。
 3. 共用不翻：有些名詞已經為其他學科（如地理學、歷史學）所普遍使用。例如：印度、恒河、吠陀、婆羅門、刹帝利等。
 4. 北傳不翻：北傳佛教所專有的名詞和術語。如：薩婆多、摩訶僧祇、陀羅尼等。
- 二、若遇到南北傳佛教皆有使用但在詞義解釋上出現較大出入的名詞時，則用梵語的古音譯代表北傳的觀點，用巴利語新音譯代表南傳的觀點。例如：「阿羅漢」與「阿拉漢」等。同時，現在使用「比庫」指稱佛世時的比庫僧眾以及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比庫僧眾；用「比丘」「比丘尼」指稱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北傳大乘僧眾。

附表四：

採用音譯的部分巴利用語

音譯	巴利語	梵語	北傳用語
薩度	sādhu	sādhu	善哉, 善成, 娑度
瓦薩	vassa	varṣa	戒臘, 僧臘, 法臘, 戒齡
孤邸	kuṭi	kuṭi	寮房, 僧寮, 茅篷, 小屋

附表五：

採用意譯的部分巴利專有名詞

意譯	巴利語	梵語	古代音譯
經	sutta	sutra	修多羅, 素怛纜, 蘇怛羅
律	vinaya	vinaya	毗尼, 毗奈耶, 鼻奈耶
戒	sīla	śīla	尸羅
篇, 篇章	khandhaka	skandha	犍度, 捷度, 塞犍陀
應悔過	pāṭidesanīya	prāṭideśanīya	波羅提提舍尼
惡作	dukkāṭa	duṣkṛta	突吉羅, 突膝吉栗多
上衣	uttarāsaṅga	uttarāsaṅga	鬱多羅僧, 嘔多羅僧
下衣	antaravāsaka	antaravāsa	安陀會, 安怛婆沙
掩腋衣	saṅkacchikā	saṅkacchikā	僧祇支, 僧卻崎
下裙	nivāsana	nivāsana	涅槃僧, 泥嚩些那
坐具	niṣīdana	niṣīdana	尼師壇, 尼師但那
師, 老師	ācariya	ācārya	阿闍梨, 阿遮利耶
在學尼	sikkhamānā	śikṣamāṇā	式叉摩那, 式叉摩尼
近事男	upāsaka	upāsaka	優婆塞, 鄔波索迦
近事女	upāsikā	upāsikā	優婆夷, 鄔波斯迦
止	samatha	śamatha	奢摩他, 舍摩他, 奢摩陀
觀	vipassanā	vipaśyanā	毗婆舍那, 毗鉢舍那
慧, 智慧	paññā	prajñā	般若, 般罗若, 钵刺若

入流道	sotāpatti-magga	srotāpatti-marga	須陀洹道
入流	sotāpanna	srotāpanna	須陀洹, 率路多阿半那
一來	sakadāgāmi	sakṛdāgāmin	斯陀含, 沙羯利陀伽彌
不來	anāgāmi	anāgāmi	阿那含, 阿那伽彌
獨覺	pacceka	pratyeka	辟支, 辟支迦, 鉢羅翳迦
林野	arañña	aranya	阿蘭若, 阿練若, 阿練茹
入出息	ānāpāna	ānāpāna	安般, 阿那般那
有身見	sakkāya diṭṭhi	sakkāya dṛṣṭi	薩迦耶見, 薩迦邪見
無數, 不可數	asaṅkheyya	asaṅkhyeya	阿僧祇, 阿僧企耶
三十三天	Tāvātimsa	Trāyastrimśa	忉利天, 怛唎耶怛唎奢
鷲峰	Gijjha-kūṭa	Gṛdhra-kūṭa	耆闍崛, 姑栗陀羅屈吒
榕樹	nigrodha	nyagrodha	尼拘律, 尼拘陀, 諾瞿陀

註：

對於這一類專有名詞，其意譯的部分基本上是採用古代已有的譯意，或者是在古代原有的幾種譯意中選擇其與巴利原義或語源最接近者。對這一類原本可以採用意譯但古人卻往往採用音譯的專有名詞，在其讀音已經改變了的今天，將只使用其意譯，而不再考慮所謂「順古故不翻」或「生善故不翻」。